

羅刹門

臺灣（陳青雲著）



奇男异女故事

总 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第一部 | 武盟奇案 |
| 第二部 | 蝉 蛻 |
| 第三部 | 血 书 |
| 第四部 | 罗刹门 |
| 第五部 | 蝴蝶姑娘 |

目 录

• 第一部 武盟奇案 •

重銀失竊.....	(3)
虎園魅影.....	(22)
怪事層出.....	(35)
無名殺劫.....	(60)
豹影狼踪.....	(71)
黑屋之謎.....	(105)
螳螂黃雀.....	(121)
詭計惡謀.....	(135)
各彈異調.....	(149)
漁翁得利.....	(173)
心狠手辣.....	(192)
有志一同.....	(214)
殺人滅口.....	(229)
監守自盜.....	(240)
困窮乚現.....	(248)

目 录

• 第二部 蝉 蜕 •

血溅洞房.....	(271)
布线追凶.....	(290)
为数当为.....	(306)
意外之变.....	(327)
优柔寡断.....	(338)
虚实莫测.....	(369)
危机四起.....	(393)
功亏一篑.....	(401)
作茧自缚.....	(418)
守株待兔.....	(450)
石屋惊魂.....	(457)
金蝉脱壳.....	(479)
拨草寻蛇.....	(495)
故布疑阵.....	(504)
水落石现.....	(514)

目 录

• 第三部 血 书 •

铁匣干戈.....	(537)
荒山惊魂.....	(556)
鸠占鹊巢.....	(569)
怪事迭出.....	(575)
投鼠忌器.....	(588)
伊人何处.....	(595)
石窟魅影.....	(613)
奇洞之谜.....	(627)
多情空余恨.....	(646)
迷雾疑云.....	(665)
良机天赐.....	(688)
神秘少年.....	(697)
素女惨魂.....	(708)
造化弄人.....	(721)
剑海雄风.....	(728)
侍女游魂.....	(743)
狐现狼奔.....	(766)
鸾飞凤去.....	(785)

目 录

· 第四部 罗刹门 ·

一箭双雕.....	(807)
铁汉娇娃.....	(829)
魔窟去来.....	(851)
人性何价.....	(863)
人性未泯.....	(873)
金蝉脱壳.....	(894)
藕断丝连.....	(900)
暗潮起伏.....	(916)
花落谁家.....	(937)
怪事连连.....	(947)
坐失先机.....	(966)
魔影如幻.....	(975)
三绝道人.....	(991)
各显神通.....	(1015)
百口莫辩.....	(1039)
同类相残.....	(1050)
杀人灭口.....	(1063)
去爪拔牙.....	(1069)
珠还合浦.....	(1086)

一箭双雕

桐柏。

山城，处处显示着它的古朴风貌，行人、衣着、街道、店铺等等，无一不古拙朴实，换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是“土”，土里土气。然而古朴只是一种风貌，并不能说绝对没有罪恶，因为凡是有人的地方，就避免不了罪恶，只是彰与不彰而已。

现在是傍午时分。

桐柏城最大的酒店“四海春”早已高朋满座，酒语声喧。说它最大，是店堂宽敞座头多，高尚却谈不上，客人却属中下者流，尤以江湖人居多，喧闹之声绝不输于市集，每一个客人的嗓门都拉到了最高点，如果你声音小，便会被大的声浪淹没，由是，竞相叫嚷，既热又闹。当然，其中也有沉默的客人，这类喜欢保养嗓子的客人，都选角落的桌子，使耳根不直接受威胁。

这时，靠最里角的一个座头上，正坐了一个沉默的客人，自斟自饮，无视于店堂的喧嚣，他，就是从南方武林北返的“修罗剑”马庭栋。

他在想过去那一段镜花水月的恋情，自他发现朱大小姐

的贴身侍婢珍珠竟然是个大男人时，便当机立断，慧剑斩情丝，不告而别，他要彻底地忘掉她，可是，偶而朱大小姐的丽容丰姿又会浮现脑海，男女之间的感情既粘又韧，要想完全抛却是很困难的，必须靠时间来冲淡。

“怪事年年有，没有今年多！”一个尖细而高亢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所有的声浪被压了下去。

马庭栋抬头，只见一个干瘦颀长的蓝布衫老者，正步入店堂，在座间东张西望，似乎在寻合适的座头，脸上挂着笑容，由于脸无四两肉，面皮子折成了荷包皱，那笑容令人不敢承教，加上一对突出的金鱼眼，两撮鼠须，活像一只晒瘪了的癞蛤蟆。

座间一个青脸大汉高抬着手，拉开大嗓门道：“冯二爷，今天又有什么惊人的新闻？”

听口气，这位冯二爷定是经常发表惊人新闻的。

冯二爷手抹鼠须，金鱼眼在座间一溜，干咳了一声，才煞有介事地道：“今世奇谭！”

另一个混混型的汉子道：“什么今世奇谭？”

冯二爷齜了齜牙，神秘地笑笑道：“二爷我这吃饭的买卖还想要哩，这种事不谈为妙！”

青脸的汉子瞪眼道：“既然不敢说，又何必故意放这一炮？”

混混的汉子附和着道：“就是嘛！”

冯二爷肋了肋肩膀道：“就算我二爷没说吧！”

座间起了一阵嗡嗡之声。

靠中间后排座上一个黑衫老者道：“冯二，你故作惊人之语，目的是想骗几杯黄汤么？”

冯二爷侧转身，金鱼眼一亮，继而尴尬地笑笑，赶紧弓下腰，上前两步，作了个揖，显得很卑躬地道：“李大当家的也在这里，失礼之至！”

被称作李大当家的黑衫老者道：“少来这一套，老夫是风雨无阻，每日必到，你明明知道的。”

冯二爷腰弯得似要折断，一叠声地道：“是是是！”

黑衫老者一拍桌面道：“冯二，到这边来，老夫请客，你把什么今世奇谭说给大家伙听听！”

座间又起了一阵哄。

冯二爷嬉笑着脸道：“李大当家，这……这怎好常常叨扰……”口里说着，人已挨了过去。

黑衫老者一拍横头的板凳道：“坐！”然后又向正好从座前端菜经过的小二道：“小二，添一壶酒，加几样小菜。”

小二忙应道：“是，马上来！”

冯二爷先哈哈腰，才故作斯文地坐了下去，可能是酒虫已爬上了喉头，望着桌面上的酒菜吞口水，人瘦脖子长，吞一泡口水，那喉结就跟着上一下。

小二的动作可真快，一个托盘，杯筷酒菜齐到。

黑衫老人大刺刺地道：“冯二，你先用点菜打个底，喝几杯润润喉，然后就说你的新闻！”

“是！”冯二爷应了一声，抓起酒壶，连干了三杯，伸伸脖子哧哧嘴，然后才放下酒壶，开始动筷子，表面上装斯文，却掩不住馋相。

店堂已安静下来，大伙儿在等着听新闻。

冯二爷吃喝个不停，左手执杯，右手拿筷子，吃相是有板有眼。

青脸大汉是急躁性，似已不耐，大声道：“二爷，该说你的今世奇谭啦！”

邻座一个酒客也附和着道：“是啊！大伙儿都在等着呢！就别卖关子了。”

马庭栋倒无意听什么奇谭，这类混混，专门无中生有，轻事报重，靠嘴皮子混吃混喝，逗乐子而已。

冯二爷放下筷子，用衣袖擦了擦嘴，竖起两根手指，煞有介事地一扬头，一瞪眼，徐徐开口道：“不是我卖关子，这桩事说出来令人胆寒……”说了一半顿住了。

混混型的汉子嚷嚷道：“说下去呀！这里是酒店，又不是荒郊野地，胆寒个什么劲？”

冯二爷斜瞟了那汉子一眼，又干了杯酒，慢条斯理地用了两筷子菜，干咳了一声，面孔一沉，像说书般地道：“咱们桐柏出了妖怪！……”只一句，又没了下文。

黑衫老者不耐烦地道：“冯二，你就痛痛快快地说了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冯二爷逡视了全座一遍，才尖着嗓子道：“各位多少可能有了些耳闻，西城外靠山边的那座废宅，连日来发现了不少尸体，全是年轻精壮的汉子，剥得精赤条条，片丝不挂，不见血，不见伤，最古怪的是死者都面带笑容，像是死得十分安乐……”

座间起了一阵骚动。

一个声音道：“原来是这档事，全城都传遍了，还说什么今世奇谭……”

黑衫老者皱了皱眉，似乎有些失望。

冯二爷抬手连摇道：“各位静静，还有下文。”

黑衫老者道：“什么下文？快说！”

冯二爷点了点头，把声音放得更大：“今天一大早，有人发现一个中年剑客躺在宅外的路边，一身是血，人是半昏迷的，口里叨念着妖精、妖精……”

所有的目光全直了。

冯二爷又接下去道：“那中年剑客被抬到城里宋师父的药铺子里，宋师父凭他的高超治伤本领，算挽回了那剑客一条命，后来有人认出那受伤的剑客来头不小……”

黑衫老者“噢”了一声道：“他是什么来路？”

冯二爷翘起大拇指道：“堂堂武盟总监曹玉堂曹大侠……”

马庭栋怦然心震，他原本是带听不听的，现在听对方提出了曹玉堂，可就吃惊不小，自己与曹玉堂可算是至交好友，曾经协力办过武盟失宝的公案，他那风度仪表为人，想起来还心仪不已。

座间起了哄闹，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纭。

黑衫老者拍了下桌子道：“老夫听说过曹监察的大名，手底下不含糊，冯二，真有其事？”

冯二爷突眼一翻道：“李大当家，这可假不来的，我是在宋师父的铺子里亲眼所睹，亲耳所闻，现在曹大侠被安顿在安平客栈里！”

黑衫老者“哦”了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声浪略平。

青脸汉子道：“冯二爷，还有下文么？”

冯二爷吐口气道：“据曹大侠向宋师父说，废宅里那些年轻死者，都是江湖人，被那些妖精迷来，做完好事之后，

一个个归了阴。”咽了泡口水，又道：“那些妖精，个个妖艳，美得像仙女下凡，年纪都在二十上下……”

所有的目光又是一直。

混混型的汉子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子要是碰上，做个风流鬼也不赖。”

冯二爷道：“老弟，人只能死一次，你真的情愿？”

混混型的汉子缩缩脖子道：“嘿！说着玩的，堂子里也有妖精，可不必冒生命之险，照样玩得痛快。”

马庭栋可无心再听下去了，召来小二，结了账，急急起身离去。

× × ×

安平客栈。

房间里，曹玉堂躺在床上，人很虚弱，但看起来伤势已无大碍。马庭栋坐在床边椅子上，神色十分凝重。

“曹兄说那批妖女是罗刹门的弟子？”

“对，罗刹门是个相当邪辟的秘密门户，在江湖上风传已久，只要她们不明目张胆的作案，便引不起太大的注意，这门户的内幕和巢穴所在仍是个谜。”

“曹兄是如何跟对方遭遇上的？”

“说来话长，唉！”曹玉堂叹了口气，接下去道：“愚兄我幼失怙恃，只有个弱妹叫曹玉妍寄养在族叔家里，兄妹年龄差了十岁，我出外闯荡时，她还只是个十二三岁的黄毛丫头，一别就是八九年，几个月前，我忽然得到家乡传来的消息，说舍妹早在五年前便已离开故乡来寻找愚兄我……”

“哦！”马庭栋心中一动。

“我立时着了急，利用武盟的力量，请各地的门派素识

协助寻找……”曹玉堂眼睛发了红。

“可有下落？”马庭栋关心地问。

“不久之前，我得到讯息，有人在信阳附近发现了她的踪迹……”

“传讯之人知道令妹的形貌？”

“不，只是根据特征，舍妹右耳之下有颗美人痣，十分明显，人长得还清秀，年纪在二十上下，由这几点判断，就差不多了。”

马庭栋点点头。

“我得消息之后，便巴巴从南阳赶到信阳，证实了讯息，便展开寻找，还有一个情况是她们五女同行，清一色粉红劲装，我一路查访到桐柏……就在昨晚，我发现了三名粉红劲装的妖艳少女，立即跟踪，跟到了城外废宅，看到她们居然挟男人行乐，一时义愤，出面干预，双方动上手，那三名少女的身手相当诡异，愚兄我，……嗨！竟然不是对手，连负重创，最后算侥幸逃得一命……”

“可曾向她们问到令妹？”

“有，她们避不作答！”曹玉堂咬了咬牙：“她们承认是罗刹门弟子，所以……我怀疑舍妹已落在罗刹门中，这……马老弟，我不知如何是好？”

马庭栋皱眉陷入沉思，看情况曹玉堂的胞妹陷入罗刹门几乎已是不争的事实，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，要想救她脱离魔掌相当不容易。

“马老弟！”曹玉堂忽然转了口：“光顾说我自己的事，忘了问老弟的近况，老弟与朱大小姐是否已经共谱鸾凤和鸣之曲？”

“这……”马庭栋心头顿时五味杂陈，苦涩，气愤，还有幻灭的感觉，咬咬牙，故作淡漠的一笑道：“小弟跟她无缘。”

“无缘，这从何说起？”曹玉堂颇显激动：“我一直认为老弟与朱大小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结合是迟早的事，现在竟说无缘，难道……她另结新欢？可是……朱大小姐人虽慧黠任性，可不是见异思迁，行为随便的女人，这到底……”

“不说也罢，小弟不想再提起她，天下有许多事是不能用常理来衡量的，尤其儿女之情，半分也不能勉强，曹兄，还是谈令妹的正事……”

曹玉堂昂头，手肘撑床，想坐起来的样子。

“曹兄，你还是躺着吧！”

“不，躺久了……浑身不舒服。”

马庭栋赶紧扶曹玉堂坐起，把棉被叠高垫在他身后，成为靠坐之势。

“曹兄的伤真的不要紧？”

“不要紧，今早死不了，便算活定了，愚兄我有绝对的把握。”微微一笑，又回复沉重的表情：“马老弟，你说……我该怎么办才好？”

“曹兄！”马庭栋剑眉一挑，语意中充满了豪气地道：

“小弟不才，愿尽绵薄，使令妹合浦珠还！”

“马老弟，愚兄我太感激了！”脸上的肌肉一阵抽动之后又道：“愚兄我已与对方有过冲突，出面定增困扰，而老弟在对方眼中是生面孔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我无权要求老弟犯险。”

“曹兄说哪里话，我们曾经一起冒过险，犯过难，如果

曹兄不以泛泛之交对待小弟，就请直言吧！”

“好！老弟……”曹玉堂感动得眸现泪光：“我的请求是盼老弟能设法查明罗刹门的状况，相机而为，不光是为了舍妹，也为武林苍生着想，除魔卫道，消灭这邪门外道，造福江湖。”

“这正是小弟之愿。”马庭栋目射奇芒。

“马老弟，我太感动了……”曹玉堂连连咬牙：“对方既在此地胡作非为，想来定有线索可循，老弟立刻离开客店，不让对方知道我们是同路。你还记得王道？”

“当然记得！”马庭栋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王道不久就到，以后我们之间就由王道联络，我得换地方养伤，因我曾向对方追问过舍妹下落，如果舍妹真的在对方手中，对方必不放过我……”

“嗯！非常可能。”

曹玉堂在枕边摸了一阵，取出一个小布囊。

“老弟，这是一些金珠，带起来轻便，你拿着用……”

“小弟身边有。”

“不，老弟一定要收下，说不定何时会有急需。”说完，硬塞在马庭栋手中。

马庭栋拗不过，站起身来。

“那小弟这就告辞！”

“请！马老弟，恕我就不说谢字了。”

×

×

×

黄昏。

山城的旷野别有一番情趣，踏着软软的夕阳，马庭栋以闲适的步伐朝山边走去，那模样仿佛一个读书的士子，在广

拾野外的佳趣。

他的目的地是山边发生离奇命案的废宅。

他此次挺身而出，代好友曹玉堂查探他胞妹曹玉妍失踪之谜，同时也顺便进行除魔卫道的义举，展开对付邪恶门户罗刹门的行动。他明白这是件武林大事，要对付这么一个邪恶的门户，并非一二人凭满腔热血，一片侠胆所能成功的，只是曹玉堂身为武林公认执法者“武盟”的总监，他的一言一行本身便具有权威，武盟的力量，便是这行动的后盾，可谓师出有名，不是普通的仇杀武斗。

最后一丝夕阳余晖消失，废宅遥遥在望。

废宅傍山脚而建，古柏围环，不大，但却宏伟，想来当年这废宅定是显赫之人所居，必然风光过一时。

目前除了知道男人被奸杀的怪案发生在这废宅，对方是几名粉红劲装少女之外，别无线索。马庭栋选定这地方，是希望能从现场找出些可资依循的蛛丝马迹。

天色昏暗下来，夜幕已垂。

月色紧接着从山巅露了脸，冷冷的清光，给大千披上了白纱，朦胧中又是一番情致，然而马庭栋根本无意领略这山月美景，他一心要查出罪恶之源。

灰黑的石围墙，环拱着高大的宅院，门扉紧闭，吊着把锈蚀的巨锁，靠门边不远，围墙崩了个丈许的缺口，内外由此而相通。

马庭栋左右一阵顾盼之后，从缺口蹒了进去。

临到这种境地，心情便不一样了，月光变成了苍白，树影投射在荒芜的庭院里仿佛舞着怪姿的魔幻，死寂，空气一片幽森。

穿堂把庭院一分为二。

马庭栋进入内院，连上穿堂这一面是四合头的建筑，院地是石板和青砖混合铺砌，砌缝里的杂草使整片院地变成了一张有图案的大地毯。

马庭栋在院地中央呆了一会，转身进入东厢的明间，借着月光反射的光线，可以看出一些笨重的家具还摆得很整齐，桌椅木凳井然有序，只是没有任何陈设。

转到右首暗间的门边，朝里一张，心房顿时收缩，头皮有些发麻，由于靠院子的窗户是洞开的，斜射的月光正照在一张床上，而床上赫然躺了个人。

马庭栋略微镇定了一下，干咳了一声。

床上人没反应，显然是个死人。

由于日间在四海春听到的传闻，所以马庭栋在心理上已有了某种定见，他跨了进去，走近床边，心弦又是一颤，床上是个人，平躺着，而且是个一丝不挂的赤裸男人，年纪还轻，虬结的肌腱显示他是个健壮的男人。

妖魅，这是伤天害理的行为。

马庭栋下意识地伸手一摸，尸身还没冷僵，这证明死者受害不久，并非午间被人发现的尸体之一。目光下移，隐约可见下体残留的秽物布片。

传言不虚，事实已经证明，死者是被那些妖物玩弄之后送命的。

马庭栋木在床边咬牙切齿。

院地里突然传来脚步之声，马庭栋心中一动，立即移步到窗前，只见一个粉红劲装的少女停在院地中央，面向外，似有所等待。